

地主罪行录



黑色家谱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地 主 罪 行 录

黑 色 家 譜

本 社 选 編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包括五篇材料，写的都是大地主的罪恶历史。这些地主霸占着大量土地，既是官僚，又是土匪。他们依仗反动权势，横行乡里，残酷地剥削和欺压劳动农民。

要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，就必须懂得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。读这本书，可以使我們了解旧社会农民的苦难生活，懂得什么是地主阶级和为什么要进行阶级斗争。

解放以后，反动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我們打倒了，但是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还不甘心灭亡。他们总想死灰复燃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，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。

《地主罪行录》这套书已出三本，除这一本外，还有《锄头蛇》、《假善人》两本。

黑色家譜

本社选編 童介眉插图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2\frac{1}{2}$ · 字数 47,000

1965年8月第1版 · 196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0,001—480,000

统一书号：T 3168 · 35 定价：（二）一角六分

目 录

血泪凝成的徐家井	1
乌云山下小“皇城”	21
血海深仇卫河泪	34
李家圩地主庄园罪恶纪实	46
“俊德庄”地主庄园罪恶史	57

血泪凝成的徐家井

在湖北省云梦县徐店公社，解放前有个大恶霸地主，名叫徐槐川，外号“坐地虎”。论他的家财，在云梦县要数头一个：有良田六百多石（每石合五亩多），房屋五十多栋，几万块光洋放债，还在徐家井周围十几个集镇上开得有綢緞鋪、瓷器鋪、药鋪、当鋪、榨房、粮行、磚場和杂货批发店等。他家有四十多个管眼先生收粮、管钱，二十多个狗腿催租逼债。论他的权势，在云梦县也是首屈一指。他勾结官府，广结豪绅，还养有二百名团丁，自己亲任团总。另外，他还捞了个县参議員的头銜。他有两个弟弟：二弟徐应珍，外号“二銃”，先当国民党匪軍游击团的头子，后当日本鬼子的維持会长，接着又当国民党的乡长；三弟徐应童，外号“三銃”，是軍閥楊森部下的一个团长。这个大恶霸地主兼反动官僚，勾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，骑在人民头上，作威作福，并且殘酷地剝削农民，用农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的一家。解放前，徐家井一带农民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徐槐川这帮吸血鬼的压榨下，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。提起徐槐川和他的一家，徐家井一带农民，个个都咬牙切齿地痛恨。国民党反动派和徐槐川欠下的血海深仇，农民永远不会忘記。

—

一戶地主的剝削起家，必然是千百戶农民的貧困破產，惡

霸地主徐槐川的万貫家財，就是用掠奪迫害、敲骨吸髓的惡毒手段剝削得來的。解放前，曾經有人問徐槐川：“你是怎樣起家的呀？”徐槐川頭一搖，肚子一挺，仰天大笑說：“哈哈！那是我家祖宗墳山屋場好，後人福氣好，八字生得好，時來運至，銀子自個兒往家裏飛。”這是連三歲孩童也不相信的鬼話。徐槐川家的每一粒谷子、每一個銅板，都是徐家井一帶農民的血汗和汗珠凝結成的。

徐槐川的祖父名叫徐克富。他原來並沒有多大田產，但這家伙心狠手毒，別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是個道道地地的流氓，人家都叫他“死不纏”。一八五三年，清軍鎮壓太平軍，到處燒殺擄搶，許多人都逃到外鄉去了。“死不纏”趁火打劫，在徐家井周圍明搶暗偷。地主官僚有錢有勢，他不敢碰，專門找那些小戶人家下手，慢慢撈到了不少財產。這以後不久，又有一個從河南來的油漆商人，因天晚無處投店，落住“死不纏”家裏。“死不纏”見商人隨帶銀兩甚多，就起了毒心。他一面用酒肉招待，一面暗暗地買了包砒霜下在肉湯里。商人一碗肉湯下肚，頓時七孔流血。事後，“死不纏”說商人得急病死了，買了口棺材埋了。

“死不纏”得了這兩筆不義之財，就用它來買田放債。當時，四鄉八里的窮人生活無着，賣田借債的很多。沒有多久，“死不纏”就買進了百把石田，放出了幾百兩銀子的債。舊話說：“錢上一百錢生錢，田上一百田生田”，指的就是剝削階級利用放債和出租土地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更進一步的剝削。“死不纏”就是用這個辦法，越剝削家產越大，剝削得也越狠。這樣，他就成了徐家井一帶有名的大地主了。

到了“死不纏”的孙子“坐地虎”徐槐川这一代，田产越来越多。这徐槐川滿腦子的歪心主意和压榨农民的本領，胜过了“死不纏”。他打接手当家起，就下定黑心：“定叫徐家并成为我徐槐川的天下！”没过多少年，他果然把全村几十戶人家的田地屋宇都夺走了。这当中，有借他的高利貸，本利滾一下翻走的；有乘別人遭到天灾人禍之危，用低价踩买过去的；也有依仗官府衙門勢力，强夺硬逼过去的……到最后，全村就只剩两家了：一家是徐大春，还有一石田；一家是徐大志，还有一栋屋。徐大春是販卖白布的，別人都称他“老白布”；徐大志是做豆腐生意的，別人都叫他“老豆腐”。这两家都做得有点小生意，手头比較活动，以前沒找徐槐川拉借过。徐槐川是吃柿子先拣軟的捏，反正在他籃子里，不怕你漏掉。等到把別人的田地屋宇都霸占完了，徐槐川就要在这两家头上开刀了。

这是民国初年，接連两年干旱，徐大志的生意不好，一下把本錢盘光了。到第三年年成好了，却又无本开张，呆在家里干着急。徐槐川就假装着关心的样子，劝他恢复豆腐生意，并且表示願意借錢給他。徐大志本来不願意和“坐地虎”沾边，可是到了这种地步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第二天，徐大志将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提着，走进了徐槐川家里。徐槐川收下礼物，叫管家曹麻子写了一张二十串錢的借字，要徐大志画押。徐大志問他什么利錢时，徐槐川伸出三个指头，这就是說月加三的利息。徐大志一見，吓得直伸舌头，連忙說：“大老爷，这种債我不能借。”徐槐川把脸一变說：“怎么，你是来逗人玩的？不行，笔下三月利，你要毀据，先付三个月利錢再說。”徐大志听他这么一說，回头一想，也罢了，只要豆腐生意好，月月把利付清，也

就不怕他翻了。于是在借字上按上了手印。

徐大志把二十串錢拿回去，彙了点米，修整了打豆腐的工具，剩下的錢买了一些黃豆，豆腐生意就开张了。这天天刚亮，徐大志和他儿子光潤挑着豆腐去赶集。父子俩来到集上，卸下担子刚卖了两块，突然有人大声一吼：“我們統統买了！”随着声音，人群中挤过来几个穿长袍短褂的流氓，大声問：“多少錢一块？”徐大志見来意不善，就陪着笑讲了价錢。这群流氓罵道：“他媽的，老子們买也要这么貴！”不由分說地抬手动脚，踢翻了豆腐担，豆腐泼撒得滿地。原来，这是“坐地虎”早就布置好的圈套。徐槐川雇这群流氓踢翻豆腐担，为的是叫徐大志一敗塗地，不能翻身。

徐大志的担子被打翻以后，豆腐生意再也沒法做了。時間轉眼过去了一年半，这天，他一家人正在喝着菜羹，曹麻子忽然一閃走了进來說：“‘老豆腐’，大老爷找你！”徐大志知道禍事臨門，只好硬着头皮去見徐槐川。徐槐川狠狠地望了他一眼，轉过头对曹麻子說：“你把他去年借的賬算一算！”曹麻子叮当叭噠地在算盘上胡算了一陣，高声喊道：“連本帶利，三百块光洋！”徐槐川站起来問道：“怎么样？今年該一律还清吧！”徐大志哀求道：“大老爷，我家連吃的都沒得，哪有錢还債呀！”徐槐川冷笑一声：“哼，那好！沒錢就把你那栋屋交出来！”曹麻子把早已写好的契約往桌上一摊，徐槐川接着大声喊道：“画押！”徐大志滿脑子嗡嗡地响起来了，高声哭喊着：“我不能卖，我不能卖！你們做做好事吧！”“坐地虎”使了一个眼色，曹麻子一把将徐大志拖到桌子跟前，按着他的手指在契約上盖下了手印。徐大志的房子貼上了徐槐川的封条，他一

家人被赶出在外。徐大志一气之下，上吊死了。

吃掉了“老豆腐”，輪到了“老白布”。本来，“坐地虎”也想用“猴子蹯”的利息把徐大春的一石多田“蹯”走，无奈徐大春不上他的鈎，徐槐川就另想了絕招。一天，“坐地虎”坐在太师椅上，掏出一叠光洋，“咣当当”的往桌上一丢，对曹麻子說：“給你！拿去跟‘老白布’玩去，懂嗎？”曹麻子点头哈腰拿着光洋走了。原来徐槐川有一套假賭具，他曾用这东西逼得不少人傾家蕩产，家敗人亡。这天，就是要曹麻子去約徐大春聚賭。徐大春知道这家伙不怀好意，本来打算不去，无奈这天家里新来的两个白布客一定要去，硬拉着徐大春干上了。曹麻子滿心欢喜，实指望把三个人的錢都贏过来，不料白布客是內行，使得他无法下手，結果曹麻子反而把錢輸光了。徐大春不輸不贏，刚保本。

徐槐川一計不成，又生一計。回头叫打手来到徐大春家里，不由分說，将徐大春和两个白布客捆绑起来，带到徐槐川面前。徐槐川将桌子一拍：“胆大的‘老白布’，你窩藏賭棍，詐騙錢財，这还了得，一定捆送官府治罪！”这真是当賊的喊捉賊。沒等徐大春张口，就把三人押进土牢。两个白布客知道“坐地虎”要敲他們的竹杠，連忙把贏的錢退了出來，并认了一笔罰款，当日就放出来了。徐大春拿不出錢来，一直被关着，直到他答应将他仅有的一石多田作为罰款，才把他放出来。

恶霸地主徐槐川和他的祖父、父亲，就是这样靠着謀財害命、巧取豪夺，殘酷地剝削压迫农民起家的。徐家井的农民，也就这样被他們逼得一戶戶傾家蕩产，家敗人亡。

二

在徐家井周围，很多村子的穷苦农民都是徐槐川的佃户。“坐地虎”对佃户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，种他一斗田，每年是五课租。所谓五课租，就是种他一斗田，不管年成好坏，有收无收，每年要交给他五斗租谷。那时候一斗田能收多少呢？年成好，大概能收七八斗谷，遇到干旱虫灾，有时连种籽都捞不回来。可是“坐地虎”的租谷呢？那是铁板租，动不了的。哪怕山上干死老松树，塘里干死绿蛤蟆，他的租谷一粒也不能少。少了一粒，他不押人，也要戳窝。

徐家井附近有个岳陶村。这个村子十分穷苦，五十四户人家，就有五十一户是“坐地虎”的佃户。当时流传下来有这么一首歌谣：

岳陶穷，穷岳陶，
秋收之后路成槽。
田地屋宇都没得，
落得一垮寡汉条。

这是岳陶村佃户的悲歌，是对当时徐槐川残酷剥削的控诉。每到秋收之后，“坐地虎”家收租的独轮车，象流水样地来往不断，把谷子一车一车推走，大路上被车轮碾出一道一道的深槽，剩下的是叹息、哭声、贫穷和单身汉。

这里只说说一九二四年大旱灾时候的一件事：那年秋收时节，好容易从老天爷手里抢出的一点新谷刚刚登场，“坐地虎”的狗腿徐正芳就带着逼租的车队奔进岳陶村。大群的车队穿过村巷，房屋都震动了。村里的穷苦佃户家家都提心吊



徐正芳毫不管佃戶的死活，見了糧食就一袋袋、一車車地裝走。他每到一家，那一家就如同大水洗了一般。

胆。徐正芳毫不管佃戶的死活，見了糧食就一袋袋、一車車地裝走。他每到一家，那一家就如同大水洗了一般。全村到處是嘆息聲，哭喊聲。最後，他帶着獨輪車隊，來到了岳正堂家里。

岳正堂弟兄三個，種着徐家兩石多田，年年把租谷一交，剩下的還填不滿一家人的肚子。他們的父母就是一九二三年交租後無糧充饑餓死的。他們弟兄三個連飯都吃不飽，更談不上討老婆，所以儘管都是三四十歲的人了，還是三個寡漢條。這天，徐正芳一進屋來，岳正堂弟兄便一齊上前求情。可是徐正芳一句話都聽不進去，把白眼一翻，看看賬本說：“陳租加新租，共得一十三石三斗，一升一合都不能少！”岳正堂向徐正芳說：“今年年成實在不好，新租都難得交到堂，陳租還是再挂一年吧！”徐正芳提過一張方斗，往斗筐內一撻，大聲說：“少說廢話，印谷！”

徐家的斗，四鄉有名，它用銅皮包得亮晃晃的，四壁鑲着四個金字——公、平、良、心。可是它的主人既不公平，也沒有良心。用這個斗印一石谷，足足得一石一斗才填滿，簡直是一把殺人的刀。

印呀！印呀！囤子里就只剩石把谷了。這時，岳正堂弟兄只好圍住徐正芳求情：“徐管家，我們泥里水里扳了一年，總得留几碗稀飯我弟兄們過冬呀！”徐正芳哪里肯依，並威脅地說道：“前天大少爺在潘家壩收租，李萬銀抗租不交，大少爺砸了他的鍋，打了他的缸，下了他的田，還把人押起來了！你們再要胡扯，可別怪我不客氣！”說罷，又叫了一聲：“印啦！”又印了一石，囤里就沒有谷了。岳正堂弟兄禁不住流下了眼淚。

徐正芳还不肯罢休，罵道：“狗杂种，还有谷呢？装到哪儿去了！”岳正堂气不过，冲着徐正芳說：“收的这一点点谷都被你們印完了，哪里还有谷！”徐正芳一把抓住岳正堂的衣領說：“不行，一粒也不能少。不交租，跟我去听候大老爷发落！”

岳正堂被徐正芳扭住不放，两个弟弟气得全身打颤，一齐搶步奔了上来。这时村里許多人也围攏来了，大家憤怒地望着徐正芳。徐正芳見势头不对，向岳正堂橫了一眼說：“好，今天饒了你，所欠的租子限明日交齐。如若不然，老子下掉你的田，封掉你的屋，你等着瞧吧！”他把岳正堂用力一推，带着車队气势汹汹地走了。

岳正堂弟兄哪里还有租交呢？这年头求借无門，只好远走高飞，免受“坐地虎”之害。当夜，弟兄三人捆好破烂行李，含着眼泪离别了家乡。

解放前，遭受徐槐川苛重的地租剝削，弄得傾家蕩产，离乡別井的何止岳正堂一家！徐家崗的徐国凱为交不起租，弄得卖田卖屋；刘家村的刘长汉为交不起租，弄得卖儿卖女；徐家井的徐大容为交不起租，被“坐地虎”戳了茅屋，打破了鍋，还把他赶出村外，最后冻死在魏家庙，連尸首都沒人收；黃家井的黃开成，为交不起租，“坐地虎”卖掉了他的媽媽。“坐地虎”家里那大一仓小一仓的黃澄澄的谷子，哪一粒沒有穷人的血泪啊！

三

“坐地虎”对雇工的剝削和压榨，同样十分狠毒。他家里常年雇有四五十个长工做活，豢养得有专门监工的狗腿，每天

天不亮就催长工下地，天黑还不让收工。干完一天田畝活，晚上还要紡四兩棉紗。在他家做长工常常是半夜才能洗脚上床，脚还没有睡暖和又要起身下地。俗語說：“长工短工，十月初一滿工。”徐家的长工从旧历正月初一干到腊月三十，没有一个滿工的日子，日連一日，年接一年的給他当牛当馬。“坐地虎”舍得叫人做，舍不得叫人吃。他家的伙食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他家里人吃上等餐，管賬先生和狗腿吃中等飯，丫环、佣人和长工吃下等飯。这下等飯可不是人吃的，一鉢稀粥照得見人影，一碗咸菜有盐无油。他家的长工，有的是只管吃飯，沒有工錢；有的是終身跟他当奴隶，父亲死了，儿子接着当牛馬；有的虽然有点工錢，但少得可怜，加上七折八扣，所剩无几。这里人常說：“宁可沿門乞討，也不到徐家做工。”但是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穷人的命哪能由自己决定，只要徐家看上了你，总要想出种种办法把你逼进虎穴。他家的五十多个长工，大都是被“坐地虎”逼来的。这里只讲徐家井的徐光才一个例子。

徐光才是“坐地虎”家老长工徐大植的儿子。徐大植一生受尽了徐槐川折磨，下定决心不让徐光才进“坐地虎”的門，要他到城东朱家祠堂一带卖活。不料有天徐光才回家看爹，一下和徐槐川碰上了。徐槐川一見这小伙子生的雄壮魁伟，暗想：有这样的人做活，真是一个頂俩。第二天，就叫管家把徐大植叫来。徐大植来后，徐槐川瞄了他一眼說道：“老家伙，你借我的賬該还了吧？”徐大植摸不着头脑，說：“大老爷，你記錯了吧？我没有借过你的錢呀！”“坐地虎”把白眼一翻：“怎么！想賴賬？你穿了我一双布鞋忘記了？”徐大植这才想起十二年

前，徐槐川为他媽做寿，徐大植被派去跑堂。他端着滿盘热菜，从厨房里走出来。徐槐川望了他一眼，伸手就是一巴掌，罵道：“他媽的！你是存心要丢老子的脸嗎？”徐槐川指了指徐大植的脚，徐大植心里明白了，对徐槐川說道：“我一家人嘴都顧不上，哪还顧得上脚呀！”徐槐川又罵了一声，然后命丫环給了徐大植一双已經穿旧了的布鞋。当时，徐大植以为是东家送給他的。誰知事过十二年，竟說他欠下了这笔債。真是哑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，只好答应：“有这回事，有这回事。”徐槐川奸狡地一笑說：“算你还是有良心的，沒有忘記这回事。”就拿起算盘，一面算，一面說：“一双鞋值一串二，念你是老长工，只算年加三的利錢，十二年本利滾，共得二十七串二。对，你是个老实人，再抹掉零头，只还我二十串好了。”徐大植气得滿臉通紅，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頓，但想想又把气压下了。徐槐川馬上要他还錢，徐大植沒有錢还，徐槐川就把絕招使出来了：“好吧，那就叫你儿子光才跟我做长工吧！”徐大植心里一惊，誰想到一双旧布鞋，竟害了儿子的一生。当他問到一年多少工錢时，徐槐川冷冷地說道：“工錢？二十串錢每年的利息就是工錢！”就这样，徐光才在他家白白做了三十二年长工，一直到解放，才跳出了这个老虎窩。

进了徐槐川这个老虎窩，那日夜不停当牛当馬的繁重劳动，莫說年紀大的吃不消，經常昏倒在犁头下、水沟里，年輕力壯的也被折磨的皮包骨。就是这样，徐槐川仍然强逼着为他干活，有許多长工因此被折磨死了。有个老长工黄华才病了，徐槐川硬逼着他去干活：“怎么！老子請你来睡大觉的？”黄华才在床上掙扎起来說：“我实在是病了！”徐槐川狡猾地一笑：

“病了？那好，你去挑几担水压一压，病就好了。”黄华才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挑了一担又一担，直累得头昏眼花，腿子简直象压着千斤担子似的。挑到最后担，一步也难拉动，一个倒栽葱，连人带桶摔在地上。黄华才刚爬起来，徐槐川顺手就是几木棍，黄华才当时“哇”的一声，口里鲜血直流，昏了过去，不久就死了。

徐槐川只想从长工身上榨取血汗，对于长工的死，在他眼里比一条狗都不如。在那时候，被折磨致死的长工岂止黄华才一个。一九二二年，为了修葺他家的药铺门面，大风吹倒了用烂柱头、破板子搭起的脚手架，一下就跌伤了六个长工，跌死了一个长工。长工张亨云被跌受重伤，他老婆哭着找徐槐川说：“东家，救命啦！人摔得快要死了。”徐槐川的侄儿徐光谦脸一沉、眼一翻，凶狠狠地骂道：“穷鬼！你们害得老子不吉利，还在这里鬼哭神嚎！快把你的人抬走，要不，老子拖去活埋了他！”这件事，引起了众长工的公愤，一齐去找徐光谦评理。徐光谦见势不妙，才给了五元五角钱治伤。靠这点钱怎么能把张亨云的脚治好呢？还是成了残废，最后因化脓疼痛而死。他死后，孤儿寡母无依无靠，一家人只好沿门乞讨。

徐槐川这样压迫长工，长工也起来反抗过。当时长工中有个杨其云，是外乡人，因为他有胆有谋，众长工都称他做“小诸葛”。有一次，他领导长工干过这么一件事：

一天晚上，长工们正在纺线。一个执枪的团丁，不住地在门口荡来荡去。有个长工故意放开嗓子提议道：“伙计们，来几个谜语醒醒瞌睡怎么样？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行！行！”几十个长工，自然地分成两边，一边由徐光才领头，一边由杨其云领

头。首先由徐光才那边打出一首。楊其云这边听了，开始故意东猜西猜，最后由一个人猜出。那边的人說：“对了！”随即这边的人一轰：“再归我們打！”于是由楊其云打出一首諷刺地主婆的謎語。

这首謎語一打出，徐光才假装生了气：“呸！你怎么罵我們的东家！你这家伙是存心想砸我們的飯碗吧！”說时迟那时快，徐光才走上前去，朝着楊其云的脸“叭”的就是一巴掌。听起来打的是嘴巴，其实是徐光才的巴掌打在楊其云的巴掌上。团丁开始听到楊其云借打謎語罵老太太，就准备上前干涉，这时听到徐光才打楊其云一嘴巴，甚是高兴。他正要上前夸奖徐光才两句，不料楊其云这边的长工一轰：“狗光才，你打人啦！”一齐涌过去把徐光才团团围住。徐光才那边的长工見了，也趁势涌过来抵擋。犹如两軍对陣，互不相让。开始你爭我讲，接着是你推我攘，越打越熱鬧。打到后来，两边都拿起紡凳、紡車对砸起来。只見一架架紡車都从头上飞过，在墙上砸坏了。

团丁开始站在一旁看熱鬧，后来見长工把紡車砸坏了，这才慌了手脚，連忙上前阻拦。无奈众人打做一团，难解难分，没有办法，只得赶忙跑去稟告团总。待徐槐川赶来，众长工仍在“撕打”，几十部紡車早已打得稀烂。徐槐川一进屋来，便大吼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众长工这才停了下来。徐槐川抓住一个长工問：“你們为什么打架？”长工說：“他們罵东家！”这时，团丁赶忙把刚才的事报告了一番。徐槐川听了，只气得七孔生烟，一把把楊其云的衣領抓住：“狗奴才！你为什么罵我！”楊其云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老爷！我楊其云就是吃了豹子胆、老虎心，